抱朴子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內篇・卷十三 極言

抱朴子
內篇・卷十四 勤求
作者：葛洪

內篇・卷十五 雜應

抱樸子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生好物者也。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，莫過乎長生之方也。故血盟乃傳，傳非其人，戒在天罰。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，須人求之至勤者，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，況乎不好不求，求之不篤者，安可銜其沽以告之哉？其受命不應仙者，雖日見仙人成群在世，猶必謂彼自異種人，天下別有此物，或呼為鬼魅之變化，或雲偶值於自然，豈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？苟心所不信，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，亦當同以為妖訛。然時頗有識信者，複患於不能勤求明師。夫曉至要得真道者，誠自甚稀，非倉卒可值也。然知之者，但當少耳，亦未嘗絕於世也。由求之者不廣不篤，有仙命者，要自當與之相值也。然求而不得者有矣，未有不求而得者也。世閒自有奸偽圖錢之子，而竊道士之號者，不可勝數也。然此等複不謂挺無所知也，皆複粗開頭角，或妄沽名，加之以伏邪飾偽，而好事之徒，不識其真偽者，徒多之進問，自取誑惑，而拘制之，不令得行，廣尋奇士異人，而告之曰，道盡於此矣。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，可歎可恚也。或聞有曉消五雲、飛八石、轉九丹、冶黃白、水瓊瑤、化朱碧、凝霜雪於神爐、采靈芝於嵩嶽者，則多而毀之曰，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，今世之人而雲知之者，皆虛妄耳。則淺見之家，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，便息遠求之意。悲夫，可為慨歎者也！淩晷飆飛，暫少忽老，迅速之甚，諭之無物，百年之壽，三萬餘日耳。幼弱則未有所知，衰邁則歡樂並廢，童蒙昏耄，除數十年，而險隘憂病，相尋代有，居世之年，略消其半，計定得百年者，喜笑平和，則不過五六十年，咄嗟滅盡，哀憂昏耄，六七千日耳，顧眄已盡矣，

況於全百年者，萬未有一乎？諦而念之，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。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。裡語有之：人在世間，日失一日，如牽牛羊以詣屠所，每進一步，而去死轉近。此譬雖醜，而實理也。達人所以不愁死者，非不欲求，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，而空自焦愁，無益於事。故雲樂天知命，故不憂耳，非不欲久生也。姬公請代武王，仲尼曳杖悲懷，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。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，因複競共張齊死生之論。蓋詭道強達，陽作違抑之言，皆仲尼所為破律應煞者也。今察諸有此談者，被疾病則遽針灸，冒危險則甚畏死。然末俗通弊，不崇真信，背典誥而治子書，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，則謂之樸野，非老莊之學。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，遂流漂於不然之說，而不能自返也。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，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，不為被網之龜，被繡之牛，餓而求粟於河侯，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。晚學不能考校虛實，偏據一句，不亦謬乎？且夫深入九泉之下，長夜罔極，始為螻蟻之糧，終與塵壤合體，令人怛然心熱，不覺咄嗟。若心有求生之志，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，以修玄妙之業哉？其不信則已矣。其信之者，複患於俗情之不蕩盡，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，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，所以或有為之者，恒病晚而多不成也。凡人之所汲汲者，勢利嗜欲也。苟我身之不全，雖高官重權，金玉成山，妍豔萬計，非我有也。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，長生定可以任意。若未昇玄去世，可且地仙人間。若彭祖老子，止人中數百歲，不失人理之懽，然後徐徐登遐，亦盛事也。然決須好師，師不足奉，亦無由成也。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，賜勝黃金百斤，他物不可勝數。及勝死，又賜勝家錢二百萬，為勝素服一百日。成帝在東宮時，從張禹受論語。及即尊位，賜禹爵關內侯，食邑千戶，拜光祿大夫，賜黃金百斤。又遷丞相，進爵安昌侯。年老乞骸骨，賜安車駟馬，黃金百斤，錢數萬。及禹疾，天子自臨省之，親拜禹床下。章帝在東宮時，從桓榮以受孝經。及帝即位，以榮為太常上卿。天子幸榮第，令榮東面坐，設幾杖。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，帝親自持業講說。賜榮爵關內侯，食邑五千戶。及榮病，天子幸其家，入巷下車，抱卷而趨，如弟子之禮。及榮薨，天子為榮素服。凡此諸君，非能攻城野戰，折衝拓境，懸旌效節，祈連方，轉元功，騁銳絕域也。徒以一經之業，宣傳章句，而見尊重，巍巍如此，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。帝王之貴，猶自卑降以敬事之。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，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，直爾蹴迮，從求至要，寧可得乎？夫學者之恭遜驅走，何益於師之分寸乎？然不爾，則是彼心不盡；彼心不盡，則令人告之不力；告之不力，則秘訣何可悉得邪？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，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？亦有人皮膚好喜，而通道之誠，不根心神，有所索欲，陽為曲恭，累日之間，怠慢已出。若值明智之師，且欲詳觀來者變態，試以淹久，故不告之，以測其志。則若此之人，情偽行露，亦終不得而教之，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，言不了則為之無益也。陳安世者，年十三歲，蓋灌叔本之客子耳，先得仙道。叔本年七十皓首，朝夕拜安世曰，道尊德貴，先得道者則為師矣，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。由是安世告之要方，

遂複仙去矣。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，後稟氣血於父母，然不得明師，告之以度世之道，則無由免死，鑿石有餘焰，年命已凋頹矣。由此論之，明師之恩，誠為過於天地，重於父母多矣，可不崇之乎？可不求之乎？”

抱樸子曰：“古人質正，貴行賤言，故為政者不尚文辨，修道者不崇辭說。風俗衰薄，外飾彌繁，方策既山積於儒門，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。初學之徒，即未便可授以大要。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。故後之知道者，幹吉容嵩桂帛諸家，各著千所篇，然率多教誡之言，不肯善為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。其至真之訣，或但口傳，或不過尋尺之素，在領帶之中，非隨師經久，累勤曆試者，不能得也。雜猥弟子，皆各隨其用心之疏密，履苦之久遠，察其聰明之所逮，及志力之所能辨，各有所授，千百歲中，時有盡其囊枕之中，肘腋之下，秘要之旨耳。或但將之合藥，藥成分之，足以使之不死而已，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。故世閒道士，知金丹之事者，萬無一也。而管見之屬，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，及於祭祀拜伏之閒而已矣。夫長生制在大藥耳，非祠醮之所得也。昔秦漢二代，大興祈禱，所祭太乙五神，陳寶八神之屬，動用牛羊穀帛，錢費億萬，了無所益。況於匹夫，德之不備，體之不養，而欲以三牲酒餚，祝願鬼神，以索延年，惑亦甚矣。或頗有好事者，誠欲為道，而不能勤求明師，合作異藥，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，數千百卷，詣老無益，便謂天下果無仙法。或舉門扣頭，以向空坐，烹宰犧牲，燒香請福，而病者不愈，死喪相襲，破產竭財，一無奇異，終不悔悟，自謂未篤。若以此之勤，求知方之師，以此之費，給買藥之直者，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。何異詣老空耕石田，而望千倉之收，用力雖盡，不得其所也。所謂適楚而道燕，馬雖良而不到，非行之不疾，然失其道也。或有性信而喜信人，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，揣測深淺；所博涉素狹，不能賞物。後世頑淺，趣得一人，自譽之子，雲我有秘書，便守事之。而庸人小兒，多有外讬有道之名，名過其實，由於誇誑，內抱貪濁，惟利是圖，有所請為，輒強喑嗚，俛仰抑揚。若所知寶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。其有所請，從其所求，俛仰含笑，或許以頃後，故使不覺者，欲罷而不能，自謂事之未勤，而禮幣之尚輕也。於是篤信之心，尤加恭肅，賂以殊玩，為之執奴僕之役，不辭負重涉遠，不避經險履危，欲以積勞自效，服苦求哀，庶有異聞。而虛引歲月，空委二親之供養，捐妻子而不恤，戴霜蹈冰，連年隨之，而妨資棄力，卒無所成。彼初誠欺之，末或慚之，懵然體中，實自空罄短乏，無能法以相教，將何法以成人乎？餘目見此輩不少，可以有十餘人。或自號高名，久居於世，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，但易名字，詐稱聖人，讬於人閒，而多有承事之者，餘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。頗遊俗閒，凡夫不識妍蚩，為共吹揚，增長妖妄，為彼巧偽之人，虛生華譽，歙習遂廣，莫能甄別。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，而但任兩耳者，誤於學者，常由此輩，莫不使人歎息也。每見此曹，欺誑天下，以規勢利者，遲速皆受殃罰，天網雖疏，終不

漏也。但誤有志者可念耳。世人多逐空聲，鮮能校實。聞甲乙多弟子，至以百許，必當有異，便載馳競逐，赴為相聚守之徒，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。而不復尋精，彼得門人之力。或以致富，辨逐之雖久，猶無成人之道，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，何能都不與悟，自可悲哉！夫搜尋仞之壟，求幹天之木；漉牛跡之中，索吞舟之鱗，用日雖久，安能得乎？嗟乎！將來之學者，雖當以求師為務，亦不可以不詳擇為急也。陋狹之夫，行淺德薄，功微緣少，不足成人之道，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。深思其趣，勿令徒勞也。”

抱樸子曰：“諸虛名之道士，既善為誑詐，以欺學者；又多護短匿愚，恥於不知，陽若以博涉已足，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，蠢爾守窮，面牆而立；又不但拱默而已，乃複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，恐彼聲名之過己也。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？為欲以合致弟子，圖其財力，以快其情欲而已耳。而不知天高聽卑，其後必受斯殃也。夫貧者不可妄雲我富也，賤者不可虛雲我貴也，況道德之事實無，而空養門生弟子乎？凡俗之人，猶不宜懷妒善之心，況於道士，尤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，雲何當以此之亻倣然函胸臆閒乎？人自不能聞見神明，而神明之聞見己之甚易也。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，不能察軒房之內，而肆其倨慢，謂人之不見己。此亦如竊鍾帳物，鏗然有聲，惡他人聞之，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。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，唯欲專擅華名，獨聚徒眾，外求聲價，內規財力，患疾勝己，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。遂以唇吻為刃鋒，以毀譽為朋黨，口親心疏，貌合行離，陽敦同志之言，陰挾蜂蠆之毒，此乃天人所共惡，招禍之符檄也。夫讀五經，猶宜不恥下問，以進德修業，日有緝熙。至於射禦之粗伎，書數之淺功，農桑之露事，規矩之小術，尚須師授以盡其理，況營長生之法，欲以延年度世，斯與救恤死事無異也。何可務惜請受之名，而永守無知之困，至老不改，臨死不悔，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。令人代之慚悚，為之者獨不顧形影也。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樸，外讬質素，知而如否，有而如無，令庸兒不得盡其稱，稱而不問不對，對必辭讓而後言。何其道士之人，強以不知為知，以無有為有，虛自衒燿，以圖奸利者乎？迷而不知返者，愈以遂往，若有以行此者，想不恥改也。吾非苟為此言，誠有為而興，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。徒潛念愚人，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。若覽之而悟者，亦仙藥之一草也，吾何為哉！不禦苦口，其危至矣，不俟脈診而可知者也。”

抱樸子曰：“設有死罪，而人能救之者，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，必獲生生之功也。今雜猥道士之輩，不得金丹大法，必不得長生可知也。雖治病有起死之效，絕穀則積年不饑，役使鬼神，坐在立亡，瞻視千里，知人盛衰，發沈祟於幽翳，知禍福於未萌，猶無益於年命也，尚羞行請求，恥事先達，是惜一日之屈，而甘罔極之痛，是不見事類者

也。古人有言曰，生之於我，利亦大焉。論其貴賤，雖爵為帝王，不足以此法比焉。論其輕重，雖富有天下，不足以此術易焉。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喻也。夫治國而國平，治身而身生，非自至也，皆有以致之也。惜短乏之虛名，恥師授之蹔勞，雖日不愚，吾不信也。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，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，脫炙爛而保視息，甘其苦痛，過於更生矣。人但莫知當死之日，故不暫憂耳。若誠知之，而刖劓之事，可得延期者，必將為之。況但躬親灑掃，執巾竭力於勝己者，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，亦何足為苦，而蔽者憚焉。假令有人，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爇，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，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，而鹹知笑其不避災危，而莫怪其不畏實禍，何哉？”

抱樸子曰：“昔者之著道書多矣，莫不務廣浮巧之言，以崇玄虛之旨，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，箴砭為道之病痛，如吾之勤勤者也。實欲令迷者知反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墜井引綆，愈於遂沒。但惜美疢而距惡石者，不可如何耳。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日月之蝕，睎顏氏之子也。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，審於所讬，故竭其忠告之良謀，而不飾淫麗之言，言發則指切，筆下則辭痛，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，何所索哉？”

抱樸子曰：“深念學道藝養生者，隨師不得其人，竟無所成，而使後之有志者，見彼之不得長生，因雲天下之果無仙法也。凡自度生，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，亦徒進失干祿之業，退無難老之功，內誤其身，外沮將來也。仙之可學致，如黍稷之可播種得，甚炳然耳。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，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。”